石洲詩話

石洲詩話卷第三

大興　翁方綱

宋初柳仲塗以古文名家遠紹韓柳其刻石湘妃廟詩詞氣亦近樊宗師之徒於風雅殊遠

騎省雖入宋初尙沿晚唐靡弱之音南唐後主詩亦然騎省挽吳王二章自是合作

小畜集五言學杜七言學白然皆一望平弱雖云獨開有宋風氣但於其間接引而已

西崑酬唱諸公皆以楊錢劉三公爲之倡其刻畫玉溪可謂極工

宋子京筆記晏丞相末年詩見編集者乃過萬篇唐人以來未有又云天聖初元以來縉紳間爲詩者益少唯丞相晏公殊錢公惟演翰林劉公筠數人而已按元獻有臨川集紫微集今所傳元獻詩或未得其全耳然亦去楊劉未遠

蘇文忠金門寺跋李西臺與二錢唱和詩云五季文章墮劫灰昇平格力未全回故知前輩宗徐庾數首風流似玉臺蓋宋初諸公習尚如此至歐蘇始挽正之

宋初之西崑猶唐初之齊梁宋初之館閣猶唐初之沈宋也開啟大路正要如此然後篤生歐蘇諸公耳但較

唐初則少陵射洪一輩人此後來所以漸薄也

宋初司馬池行色詩或謂范文正野色詩足以配之然二詩皆一時佇興故佳不比後人某聲某影連類成題也

宋莒公兄弟並出晏元獻之門其詩格亦復相類皆去楊劉諸公不遠漁洋云宋景文近體無一字無來歷而對仗精確非讀萬卷者不能查初白云楊大年宋子京常務爲艱澁隱僻以誇其能二先生之論可以互參

胡武平王君玉皆堪與晏宋方駕大約宋初諸公多自晚唐出耳

宋元憲景文王君玉並遊晏元獻之門其詩格皆不免

楊劉之遺雖以文潞公趙清獻亦未嘗不與諸人同調此在東都雖非極盛之選然實亦爲歐蘇基地未可以後有大匠盡行抹却也

石門吳孟舉鈔宋詩畧西崑而首取元之意則高矣然宋初真面目自當存之元之雖爲歐蘇先聲亦自接脉而已至於林和靖之高逸則猶之王無功之在唐初不得徑以陶韋嫡派誣之若夫柳种穆尹學在師古又不以詩擅長矣

吳序云萬歷間李蓘選宋詩取其遠宋而近唐者曹學佺亦云選始萊公以其近唐調也以此義選宋詩其所

謂唐終不可近也而宋詩則已亡矣此對嘉隆諸公吞剝唐調者言之殊爲痛快但一時自有一時神理一家自有一家精液吳選似專於硬直一路而不知宋人之精腋固亦不可執一而論也且如入宋之初楊文公輩雖主西崐然亦自有神致何可盡祧去之而晏元獻宋元憲宋景文胡文恭王君玉文潞公皆繼往開來肇起歐王蘇黃盛大之漸必以不取濃麗專尚天然爲事將明人之吞剝唐調以爲復古者轉有辭矣故知平心易氣者難也

觀歐公答劉廷評詩蓋嘗以五代史資原父訂證不獨

集古錄與有功也

歐公有太白戲聖俞一篇蓋擬太白體也然歐公與太白本不同調此似非當家之作廬山高亦然

張子野吳江七律於精神丰致兩擅其奇不獨西溪無相悅之句膾炙人口也過和靖居詩亦絕唱

石守道慶歷聖德詩仿韓元和聖德詩而作顧其末段音節頗欠調叶未可以變化耤口當是伉厲之氣不受繩律耳

蘇子美淮中晚泊犢頭初晴遊滄浪亭諸絕句妙處不減唐人

歐公謂蘇子美筆力豪雋以超邁橫絕爲奇劉後村亦謂蘇子美歌行雄放今觀其詩殊不稱假尚不免於孱氣俗氣未可與梅詩例視

山谷謂荊公之詩莫年方妙然格高而體下此語甚當又敖器之有鄧艾縋兵入蜀之喻亦是妙語

王荊公詩强逐蕭騷水遙看慘淡山李鴈湖注云白傳池殘寥落水窗下悠颺風唐人多有此句法然唐太宗固已有色含輕重霧香引去來風之語

繰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二句荊公集中再見

荆公謂用漢書語止可以漢書語對若參以異代語便不相類李鴈湖又謂公以梵語對梵語如阿蘭若窣堵波之類此理亦是神氣之謂

一鳥不鳴山更幽自不如鳥鳴山更幽王介甫好爭長短如此類之小者亦然

王半山青山繚繞疑無路忽見千帆隱映來秦少游蕪蒲深處疑無地忽有人家笑語聲所祖也陸放翁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乃又變作對句耳

王介甫殘菊詩黃昏風雨打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小說載嘉祐中歐陽文忠見此詩笑曰百花盡落獨菊枝

上枯耳曰巖曰秋英不比春花落爲報詩人子細看或又誤作王君玉詩今世俗又傳作東坡矣之介甫聞之曰是不知楚辭云夕餐秋菊之落英歐陽九不學之過也李鴈湖王荆公詩注云落英乃是桑之未落華落色衰之落非必言花委於地也歐王二巨公豈不曉此小說謬不可信也又蔡條西清詩話云落始也今按始之義乃落成之落自與此落字不同而詩既以飄零滿地爲言則似亦不僅色衰之義矣

王荆公詩迢迢建業水中有武昌魚如此鍊用古語可謂入妙

王岐公君玉從弟也其詩亦不減君玉大抵眞宗仁宗朝諸鉅公詩多精雅整麗蓋自宋初楊劉以降其源漸宏肆遂不得不放出歐蘇矣

陳襄述古亦是妍好一路而不及張子野

公是公非二集不傳阮亭亦僅稱原父之涼風響高樹二何耳厲太鴻乃輯得原父十四首貢父十一首內如原父鐵漿館檀州五律貢父長蘆寺七律自校書郎出倅泰州七絕皆傑作也然李鴈湖王詩注所載金陵懷古四詩尙未採入

朱子謂李泰伯文字得之經中皆自大處起議論范文

正爲之以爲著書立言有益輒揚雄之風此不可以詩人論也惟阮亭所採諸絕句有致而吳鈔轉不具錄蘇才翁與子美聯句送梁子熙四言一篇句句奇壯類武對酒當歌後應推此篇與送雜志稱才翁詩書俱過子美也

宛陵以河豚詩得名然此詩亦自起處有神耳

都官詩天真蘊藉自非郊寒可比然其直致處則相同亦不免微帶酸苦意唐宋之有韓歐皆振起一代而同時心交者乃俱以刻苦出之若此亦異矣○敖器之謂歐公若四瑚八璉止可施之宗廟梅詩則正與相反至

謂關河放溜瞬息無聲比喻亦不妙絶矣

都官思筆皆從刻苦中逼極而出所以得味反淺不如歐公之敷愉矣讀此方識荆公之高不可及也○刻苦正須從敷愉中出然梅公之筆殊於魚鳥洲渚有情此則孟東野所不能也

一篇之中步步押險此惟蘇公雄巾出勁所以不露韻痕然觀自然渾成不知有韻者已有間矣至若梅宛陵以清瘦之筆每押險韻無韓之豪而省韓之勁恐未必然也

李供奉雜言之體乃兆浪者僅為之豈可以清逍之筆

蘇石鼓歌鳳翔八觀之一也鳳翔漢右扶風周秦遺迹皆在焉昔劉原父出守長安嘗集古簋敦鐘鼎尊彝之屬著先秦古器記一編是則其地秦蹟尤多所以此篇後段忽從嬴氏刻石頌功發出感慨不特就地生發兼復包括無數古蹟矣非隨手泛泛作過秦論也

蘇詩此歌魄力雄大不讓韓公然至描寫正面處以古器眾星缺月嘉禾錯列於後以鬱律蛟蛇指肚箝口渾舉於前尤較韓爲斟酌動宕矣而韓則快劍斫蛟一連五句撐空而出其氣魄橫絕萬古固非蘇所能及方信鋪張實際非易事也

王維吳道子畫一篇亦是描寫實際且又是兩人筆墨而浩瀚淋漓生氣逈出前篇尙有韓歌在前此篇則古所未有實蘇公獨立千古之作○鄖如亭亭雙林間直到頭如蔻一氣六句方是箇筆所未到氣已呑也其神彩固非一字一句之所能盡而後人但舉其總挈一句以爲得神以下則以平敘視之此固是作時文語然亦不知其所謂得神者安在矣○看其王維一段又是何等神理有此鍛冶之功所以貴乎學蘇詩也若只取其排場閎濶以爲嗣響杜韓則蒙叟所訶貽五石之瓠者耳

和子由記園中草木第一首煌煌帝王都四句乃左太冲陳伯玉之遺而却以起句揭過一層此又一變

第六首喜見秋瓜老兼國風之妙義而出入杜韓不獨語用杜也言及韓者蓋有會於照壁喜見蝎也

夜直秘閣呈王敏甫云只有鬬心對此君此君施注引晉王子猷語指竹恐未必然白香山效陶詩云乃知陰與晴安可無此君此君指酒也蘇豈用白語耶

石蒼舒醉墨堂詩末句云不用臨池更苦學完取絹素充衾裯此與答文與可願得此絹足矣同意而一勸人一自謂一意又可翻轉

和蔡準郎中見邀遊西湖三首之一首四句敘四時之景一夏二秋三冬四春此即變化次韻和王鞏六首其二敲冰春搗紙刈葦秋織箔櫟林斬冬炭竹塢收夏籜此又變

夜泛西湖五絕以眞境大而能化在絕句中固已空絕古人矣

神宗熙寧二年議更貢舉法王安石以爲古之取士俱本於學請興建學校以復古其明經諸科欲行廢罷使兩制三館議之直史館蘇軾上議以爲不當廢卒如安石議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謂春秋有三傳難通罷之試分四場初

大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次論一道次策三道時齊魯河朔之士往往守先儒訓詁質厚不能為文辭東坡試院煎茶詩作於熙寧壬子八月時先生在錢唐試院其曰未識古人煎水意又曰且學公家作茗飲蓋皆有為而發又有呈諸試官之作末云聊欲廢書眠秋濤舂午枕與此詩末二句正相同但此篇化用盧仝詩句乃更為精切耳

次韻用韻至蘇公而極其變化然不過長袖善舞一波三折又與韓公之用力真押者不同未可概以化境目之

和章七出守湖州二首起句方丈僊人出淼茫揮麈錄以爲讖語然次首則仍是方丈僊人之意盖亦演之使不覺耳

娛老堂詩話謂詩有以法家吏文語爲對者如東坡七月五日作避謗詩尋醫畏病酒入務之類後來陸放翁亦時有之然究非雅道也

東坡集中陽關曲三首一贈張繼愿一答李公擇一中秋月詩話總龜謂坡作彭城守時過齊州李公擇中秋席上作絕句其後山谷在黔南以小秦王歌之初白補注云按玉局文及風月堂詩話云東坡中秋詩紹聖元

年自題其後予十八年前中秋與子由觀月彭城時作此詩以陽關歌之此叚正與詩合共在李公擇席上所賦即前篇答李公擇者是也詩話總龜混兩詩爲一時事訛也據此則三詩不必共一時所作特以其調皆陽關之聲耳陽關之聲今無可攷第就此三詩繹之與右丞渭城之作若合符節今錄於此以記之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受降城下紫髯郎戲馬臺前古戰場恨君不取契丹首金甲牙旗歸故鄉右贈張繼愿

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使君莫忘霅溪女
時作陽關腸斷聲　右答李公擇

暮雲收盡溢清寒銀漢無聲轉玉盤此生此夜不長好
明月明年何處看　右中秋月

其法以首句平起次句仄起三句又平起四句又仄起
而第三句與四句之第五字各以平仄互換又第二句
之第五字第三句之第七字皆用上聲譬如塡詞一般
漁洋先生謂絕句乃唐樂府信不誣也

答任師中家漢公五古長篇中間句法於不整齊中幻
出整齊如豈比陶淵明一聯與上閒隨李丞相一聯錯

落作對此猶在人意想之中至其下蒼鷹十斤重一聯我今四十二一聯與上百頃稻十年儲一聯乃錯落遙映亦似作對則筆勢之豪縱不羈與其部伍之整暇不亂相輔而行蘇詩最得屬對之妙而此尤奇特試尋其上下音節當知此說非妄也

海寧查夏重酷愛蘇詩僧卧一菴初白頭之句而并明人詩花間啄食鳥紅尾沙上浣衣僧白頭亦以爲極似子瞻不知蘇詩身行萬里半天下僧卧一菴初白頭此何等神力而花間沙上一聯只到皮陸境界安敢與蘇比倫哉查精於蘇矣乃以目皮相若此若必以皮毛畧

似輙入品藻則空同之學杜當爲第一義矣

孟東野詩寒削太甚令人不歡刻苦之至歸於慘慄不知何苦而如此坡公讀孟郊詩二首直善爲形容尤妙在次首忽云復作孟郊語又摘其詞之可者而述之乃以感我羈旅跋之則益見其酸澀寒苦而無復精華可挹也其第一首目以蟲號特是正面語尙未極深致耳蔦常之云坡貶孟郊詩亦太甚因舉孟詩楚山相蔽虧日月無全輝萬株古柳根拏此磷磷溪以爲造語之工下二句誠刻琢至于日月無全輝是何等言語乎

詩人雖云窮而益工然未有窮工而達轉不工者若青

避浣花使其立於廟朝製為雅頌當復如何正大典雅開闢萬古而使孟東野當之其可以為訓乎坡公亦太不留分際且如孟東野之詩再以牛毛細字書之再於寒夜昏燈看之此何異所謂醉來黑漆屏風上草寫盧仝月蝕詩耶

芙蓉城篇前半每六句畧以頓歇見其音節也至仙宮句以下則一氣不停者又從夢中一句用律句變轉而下以轉換其音節也此借仙家寓言而渺然無迹不落言詮不知漁洋先生何以不入七言選本或因復一宏字乎

續麗人行末句何以忽帶腐氣不似坡公神理

和子由送將官梁左藏仲通一篇前半寫塍景入神然其語意自有歸宿須將後半談仙之意挽轉看來始得之此與少陵聽西方止觀經而以妻兒待米收轉同一理也非少陵桃花氣暖一聯可比

玉川月蝕詩星如撒沙出云云記異則可耳若東坡中秋見月懷子由欲顯月之明而云西南大星如彈丸角尾奕奕蒼龍蟠今宵注眼看不見更許螢火爭清寒此則未免覷玉川為拙矣尙賴青螢明滅以下轉得靈變故不甚覺耳

舟中賈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嫁彭郎是題畫詩所以並

不犯采而劉須溪有並不知歸田錄之譏不必也趙書
則可賦景則不可可爲知者道耳
譏此詩者凡以爲耶出俚語耳不知此詩沙平風軟句
及山與船低昂句則皆公詩所已有此非複見語耶奈
何道之不論也試即以潁口見淮山一首對看而其妙
畢出矣彼云青山久與船低昂故以故人久立緒之故
人即青山也初無故事可以打諢也但既是即目眞話
亦不須借語打諢始能出場也至此首則舟中賈客即
上之棹歌中流聲栁揚者也小姑即上與船低昂之山
也不就里語尋路打諢何以出場乎况又極現成極自

然繚繞縈迴神光離合假而疑眞所以複而愈妙也

沙平風軟望不到用以題畫眞乃神妙不可思議較之

自咏望淮山不啻十倍增味也昔唐人江爲題畫詩至

有樵人負重難移步之句比之此句眞是下劣詩魔矣

而評者顧以引用小姑事沾沾過計蓋不記此爲題畫

作也

容齋三筆謂蘇公百步洪詩重複譬喻處與韓送石洪

序同此以文法論之固似矣而此詩之妙不盡於此今

之選此詩者但以百步洪原題爲題而忘其第二篇自有

本題此篇之本題則序中所謂追懷曩遊已爲陳迹也

試以此意讀之則所謂兔走隼落駿馬注坡絃斷箭脫電過珠翻者一層內又貫入前後兩層此是何等神光而僅僅以疊下譬喻之文法賞之耶查初白評此詩亦謂連用比擬古所未有予謂此蓋出自金剛經偈子耳

泗州僧伽塔詩看得透徹說來可笑此何必關佛乃能學彼教之口耶

東坡八首第一首用刮毛第八首又用刮毛愈見其大而不覺其犯遺山移居詩從此八首出也

四時詞閨情之作也當與四時子夜四時白紵爲類

五禽言亦近竹枝之神致梅詩四禽言推泥滑滑一首爲歐公所賞果然神到其餘

亦無甚佳致蘇詩五首亦不爲至者

姪安節遠來夜坐詩第二句云殘年知汝遠來情旣是用作對句而題中又恰有遠來字所以更有致也雖同一姪事尚不可苟且吞用也

蘇詩内和人韻之詩亦有只云和某人某題而不寫出次韻者亦有寫次韻者其只云和而不云次韻者實多次韻之作想蘇公詩題固無一定之例也

半雜江聲作悲健改悲壯爲悲健壯雖與健同意而用法神氣似乎不同似未可以出自先生而從爲之辭

郎和秦太虛梅花詩末句押昇昊昇昊恐又是一種神

氣似乎不甚稱在先生之大筆固是不規規於尺度然後學正未可藉口

蘇公石鼓歌末一段用秦事亦本韓左司詩而魄力雄大勝之遠矣且從鳳翔覽古意包括秦蹟則較諸左司爲尤切實也

王中甫哀辭自次前韻結句云區區猶記刻舟痕固是收裹全篇之意然於自次前韻亦復即離闗合蘇詩之妙皆此類也

太白仙才獨缺七律得東坡爲補作之然已隔一塵矣

武昌西山詩不減少陵而次篇再用前韻尤爲超逸眞

以雲英化水之妙爲萬丈光燄者也

蘇公之詩惟其自言河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

身二語足以盡之

又云始知眞放本精微此一語殆亦可作全集評也

郭熙畫秋山平遠題下注云文潞公爲跋尾此種注法

自非其人不足當之次亦須有關係題事吾輩見古人

題跋宜知此

次韻米黻二王書跋尾二首其第一首小小部位中備

極轉調之妙

換韻之中畧以平調句子使之伸縮舒和亦猶夫末句

之有可放平者也尤以平韻與仄韻相參錯乃見其勢

却須以三平正調攙和之

題李伯時淵明東籬圖悠然見南山意與秋氣高本小

杜詩句而更加超脫

安州老人食蜜歌結四句云因君寄與雙龍餅鏡空一

照雙龍影三吳六月水如湯老人心似雙龍井亦若韓

石鼓歌起四句句法此可見起結一樣音節也然又各

有抽放平仄之不同

東坡澄邁驛通潮閣詩貪看白鷺橫秋浦不覺青林没

晩潮眞唐賢語也曾仲殊（師利蜜殊）過潤州絶句北固樓前

一笛風一首亦唐人佳境此皆阮亭池北偶談採宋絕句所未之及者

送小本禪師歸法雲是身如浮雲安得限南北過大庾嶺詩仙人撫我頂結髮受長生皆全用少陵太白詩句在東坡自有擺脫之道然後學正不可學也

潁州詩中勸履常飲一首結句他年五君詠山王一時數（初從潁州詩般勤竹裏夢猶自數山王）數字應作上聲而此詩七遇韻蓋以義則從上以音則從去也

歐公咏雪禁體物語而用象笏字蘇用落屑字得非亦銀玉之類乎蘇詩又有聚散行作風花瞥之句花字似

亦當在禁例

洞庭春色詩應呼鈞詩鈎亦號掃愁帚頗不雅與詩尋醫酒入務相類此詩題內自謂醉後信筆頗有沓拖風氣亘然

柏家渡七古一首阮亭所選然此詩在蘇集中非其至者蓋此猶是渾渾唐詩氣象而下四句又似乎發洩不透又不得以含蓄目之亦不知其命意所在查氏補注依外集編南遷卷中但以盛唐格調為詩只可以範圍李空同一輩耳豈可以範圍東坡哉

坡公所云游羅浮道院棲禪精舍棲禪寺與羅浮道院

並在豐湖之上見江月五首引中今編羅浮志者或以
羅浮山中之道院實之乃傳會之訛也
東坡在儋州詩有云問點爾何如不與聖同憂雖是偶
爾撇脫語却正道着春風沂水一段意思蓋春風沂水
一段與聖人老安少懷究有虛實不同不過境象相似
耳用舍行藏未可遽以許若人也孰謂東坡僅詩人乎
蘇公在惠州眞一酒七律是則賦其酒也在儋州眞一
酒歌七古則非賦其酒也查初白旣以爲取道家三一
還丹之訣借題作寓言矣而又据本集寄徐得之眞一
酒法以爲釀酒在惠州此詩當亦在惠州作或詩

惡而作歌則在僧未可知也此言殊屬拘泥本詩細莖云云雖是借麥之字面而其實與惠州所釀之酒全無交涉觀其序自明
汲江煎茶七律自是清新俊逸之作而楊誠齋賞之則謂一篇之中句句皆奇一句之中字字皆奇此等語誠令人不解如謂蘇詩字句皆不落凡近則何篇不爾如專於此篇八句刻求其奇處則豈他篇皆凡近乎且於數千篇中獨以奇推此首索之不得其說也豈誠齋之於詩竟未窺見深旨耶此等議論直似門外人所爲
前生自是盧行者後學過呼韓退之二句蘇詩凡兩見

其後一處用以贈術士則更妙矣

東坡歸自嶺外再和許朝奉詩邂逅陪車馬四句用扇對格胡元任謂本杜詩得罪台州去云云是也但此詩邂逅一聯乃第四韻下淒凉望鄉國一聯乃第五韻如此錯綜用之則更變耳

東坡自嶺外歸次韻江晦叔詩若溪漁隱極賞其浮雲世事改孤月此心明所謂語意高妙吐露胸襟無一毫窒礙者也然予意則賞其結二語云二江爭送客木杪看橋橫以爲言外有神也

東坡和蔡景繁海州石室後草仍載胡琴女云云施注

引東坡在黃有答景繁帖云某當携家一遊時有胡琴婢就筵中作濩索涼州凛然有氷車鐵馬之聲婢去久矣因公復起一念云云此與篇中前年開閤云云相合而中州集載党承旨弔石曼卿詩自注云曼卿嘗通守朐山携妓飲山石間鳴琴爲氷車鐵馬聲則以此事爲曼卿豈傳訛耶

東坡與子由别詩題中屢言初别攷嘉祐六年辛丑冬先生授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判官時子由留京侍老蘇公十一月十九日與子由别於鄭州西門之外馬上賦詩七言古一篇此二公相别之始也熙寧二年已酉服

關還朝任開封推官尋改杭州通判子由自陳送至潁州而別有潁州初別子由五言古二首其詩云我生三度別此別尤酸冷所謂三度別者自鄭州一別西門之後治平三年先生自鳳翔還朝子由出爲大名推官此事詳欒城集而先生集中無詩熙寧十年丁巳先生以四月赴徐州任是秋子由至徐留月餘赴南都有初別子由五言古一首其將赴南都也與先生會宿逍遙堂作兩絕句先生有和作二首時子由從張文定簽書南京判官也元豐三年庚申先生赴黃州過陳子由自南都來別有子由自南都來陳三日而別五言古一首時

正月十四日也五月子由將赴筠州復至黃州留半月乃去先生有迎子由詩七律一首又五言古一首而相別時無詩元豐七年甲子先生授汝州團練副使五月由九江至筠州與子由別有別子由三首兼別遲皆七言古詩又有初別子由至奉新作五言古一首元豐八年乙丑先生自登州以禮部員外郎召還朝明年爲元祐元年丙寅先生除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知制誥而是年子由亦自績溪令召入爲秘書省校書郎至元祐四年己巳先生除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出守杭州子由代爲翰林學士是年子由出使契丹先生自杭作七律一

首送之其出守杭時相別無詩元祐六年辛未先生自杭召還朝除翰林承旨是時子由爲尚書右丞五月入院以弟嫌請郡八月以龍圖閣學士出知潁州時先生寓居子由東府（在右掖門之前）數月而出知潁乃作五言古一篇留別子由題曰感舊詩其序中記嘉祐中與子由同舉制策寓居懷遠驛事此事在辛丑馬上一篇之前而本集無詩可攷也元祐七年壬申以兵部尚書召還遷禮部尚書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明年癸酉八月以龍圖端明兩學士出知定州九月十四日與子由別於東府有東府雨中別子由五古一首合前出知潁

時則東府之別凡二次矣此首叙及對床夜雨事先生與子由詩凡屢用之感舊詩序中所記元豐中謫居黃岡而子由亦貶筠州嘗作詩以記其事則指元豐六年癸亥初秋寄子由五古一首言之非別詩也紹聖四年丁丑先生謫海南子由亦貶雷州五月十一日相遇於藤同行至雷六月十一日相別渡海有子由終夕不寐因誦淵明詩勸余止酒和元韻贈別詩五古一首以上攷先生別子由詩次第大畧如此中言初別者凡三恭皆一時合併不忍遽以別言而特加初字以志驚目之筆也迨其後又變別而云感舊則初別之義益明矣

廣東有羊桃一曰洋桃其樹高五六丈花紅色一蔕數

于七八月間熟色如蠟一日三斂亦曰山斂俗語訛菠爲斂也有五稜者名五稜以糯米水澆之則甜名糯羊桃粵人以爲蔬能辟嵐瘴之毒以白蜜漬之持至北方可已瘧蘇詩恣傾自蜜收五稜謂此也或乃指廣南以田爲稜白蜜以言尚或又引嶺表錄瀧州山中多紫石英其大小皆五稜皆謬說也

七古平韻到底者單句末一字忌用平聲固已然亦有文勢自然遂成音節者以蘇詩論之即如問今太守爲誰皺雪眉老人朝扣門潮陽太守南遷歸山耶雲耶遠莫知畫山何必山中人汝應奴隸蔡少霞之類皆行乎

其所不得不然者也若欲從稚川隱羅浮故人日夜望我歸乃於一篇中有二三句要之非出自然則固不可耳東坡和蔡景繁海州石室詩阮亭不取入七言詩選蓋以爲音節非正調也然此間呼吸消納自不得不畧通其變其于正調之理一也○詩二十韻單句以仄押句尾者凡十一句單句第五字用仄者凡十七句此則所以與對句第五字相爲吐翕而可以不須皆用仄矣蘇詩似此者尚多可以類推古夫于亭問答所載張蕭亭論單句住脚字如以入爲韻則第三句或用平第五或用上第七或用去必錯綜用之方有音節其言雖是然

猶未盡其窾郤也

蘇詩丹楓翻鴉伴水宿施注引水禽曰宿但此句宿字自指人說

宋詩鈔之選意在別裁衆說獨存眞際而實有過於偏枯處轉失古人之眞如論蘇詩以使事富縟爲嫌夫蘇之妙處固不在多使事而使事亦卽其妙處奈何轉欲汰之而必如梅宛陵之枯淡蘇子美之鬆膚者乃爲眞詩乎且如開卷鳳翔八觀詩尙欲加以芟削何也餘所去取亦多未當蘇爲宋一代詩人冠冕而所鈔若此則他更何論

文定自是北宋一作家而鈔亦不入

漁洋云文定視文忠邾莒矣然實亦自在流出無一毫

梔飾雖局面畧小然勝於子美多矣栁且大於聖俞也

蓋自楊劉首倡接踵玉溪臺閣鉅公先以溫麗爲主其

時布衣韋帶之士何能孤鳴復古而獨宛陵志在深遠

力滌浮濫故其功不可沒而其所積則未厚也昔人所

云去浮靡之習於崐體極弊之際存古淡之道於諸大

家未起之先斯爲確評定論耳

清江三孔蓋皆學內充而才外肆者然不能化其粗正

恐學爲此種其弊必流於直率一路也言詩於宋可不

擇諸

平仲題老杜集云吏部徒能嘆光燄翰林何敢望藩籬是亦以吏部爲韓對李翰林矣或以誤會歐詩而沿用之耶

吳鈔云元祐文人之盛大都材致橫濶而氣魄剛直故能振靡復古其論固是然宋之元祐諸賢正如唐之開元天寶諸賢自有精腴非徒雄濶也卽東坡妙處亦不在於豪橫吳鈔大意總取浩浩落落之氣不踐唐迹與宋人大局未嘗不合而其細密精深處則正未之別擇卽如論蘇詩首在去梅溪之餖飣而并欲汰蘇之富縟

夫梅溪之餖飣本不知蘇不必與之敵也而蘇豈以富縟勝者此未免以目皮相觀吳孟舉所作序對針嘉隆人一種呑剝唐人之習立言頗爲有見而及觀其中閒所選則是目空一切不顧涵養之一莽夫所爲於風雅之旨殊遠

節孝先生徐積東坡比之玉川子然其月食詩溪選澂露非玉川之比也其中閒雜言後忽四言與所作愛愛歌後半忽夾四言毛詩成句皆不調叶

徐仲車大河一篇一筆直寫至二百韻殊無紀律詩自有篇法節制若此則不如發書一通也李太白雜言一

首亦空叫囂尙在任華之下

鄭介公人品本不以詩重阮亭謂其古交行呈子京等篇在樂天東野間亦因人而重其言耳和王荊公何處難忘酒一章大言炎炎遂令荊公無地可容矣

雲巢詩勝於西谿雲巢西谿之弟也其和荊公土山韻詩三首雖乏警策亦自不弱

張舜民芸叟詩頗有意議賜貧治通鑑一首甚佳不獨情文兼到抑亦可備故實也

王逵原題定州閱古堂詩叙韓丞相作堂而於堂之兩壁畫歷任守相將帥又謂請畱中壁搜國匠第一手寫

韓公像此乃懸計之詞其後果有作韓公像者乃在魏公去定州之後觀宋子京詩可見

逢原詩學韓孟肌理亦粗而吳鈔乃謂其高遠過於安石大抵吳鈔不避粗獷不分雅俗不擇淺深耳

文湖州詩氣韻不俗比之蘇黃諸公覺未能深造耳

秦淮海思致綿麗而氣體輕弱非蘇黃可比

張文潛氣骨在少游之上而不獮着色一着濃縟則反帶傖氣故知蘇詩之體大也

侯鯖錄所載文潛七夕歌韓幹馬之類皆不見佳中興頌詩亦不佳

鴈樊榭疑聲畫集劉叔贇郎貢父今觀所載題畫諸作氣格亦不凡嘗是貢父詩也初白注蘇於韓幹馬詩覺未採入

郭功父金山鳳凰臺諸作皆體氣豪壯而阮亭以爲詩格不高其旨微矣

黃裳晁仲詩格雖不高而頗有踈奇處此自不能深造然亦可見各人各種之不同豈必蹈常襲故哉

情景脫化亦俱從字句鍛鍊中出古人到後來只更無鍛鍊之迹耳而宋詩鈔則惟取其蒼直之氣其於詞場祖述之源流概不之講後人何自而含英咀華勢必日

襲成調陳陳相因耳此乃所謂腐也何足以服嘉隆諸公哉

說部之書至宋人而富如姚合盛洪容齋胡元任葛常之劉後村之屬不可枚舉此即宋人注宋詩也不此之取而師心自用爾有當乎

晁无咎信州南巖詩起結純用杜公望嶽詩可謂有形無神

无咎才氣壯逸遠出文潛少游之上而亦不免有邊幅單窘處

李端叔詩殊不爲工東坡稱其尺牘耳

魏泰道輔隱居詩話云黄庭堅喜作詩得名好用南朝人語專求古人未使之一二奇字綴葺而成詩自以爲工其實所見之狹也故句雖新奇而氣乏渾厚吾嘗作詩題編後云端求古人遺琢抉手不停方其得璣羽往往失鵬鯨此論雖切然未盡山谷之意後之但求渾厚者固有之矣若李空同之流殆所謂鵬鯨者乎

俞紫芝秀老詩思淸逸當與林君復並稱

石洲詩話卷第四

大興　翁方綱

山谷竹枝詞序云古樂府有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霑裳但以抑怨之音和爲數疊惜其聲今不傳予自荆州上峽入黔中備嘗山川險阻因作二疊傳與巴娘令以竹枝歌之𦍒每首後二句疊一遍也又云或各用四句入陽關小秦王亦可此則每句用疊也按苕溪漁隱叢話唐初歌詞所存者止瑞鷓鴣小秦王二曲是七言詩瑞鷓鴣猶依字易歌若小秦王必須雜以虛聲乃可歌也查他山云小秦王一名古陽關蓋小秦王與

陽關音節相埒耳
後三首託太白大約此皆竹枝中極着意者矣嘗與劉夢得之作杪爲一編而以楊鐵崖之屬繼之
露花倒影柳三變桂子飄香張九成山抹微雲秦學士露花倒影柳屯田阮亭自謂其月映清淮何水部雲飛隴首柳吳興勝於前句至若山谷云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而後人有句云揮毫對客曹能始閉閣焚香尹子求此不謂之襲舊乎
阮亭所舉宋賢絕句可繼唐賢者凡數十首然何以不舉山谷廣陵早春之作云春風十里珠簾捲髣髴三生

杜牧之紅藥梢頭初繭栗揚州風物鬢成絲

山谷於五古亦用巧織如古律然特其氣骨高耳

談理至宋人而精說部至宋人而富詩則至宋而益加細密蓋刻抉入裏實非唐人所能囿也而其總萃處則黃文節為之提挈非僅江西派以之為祖實乃南渡以後筆虛筆實俱從此導引而出善夫劉後村之言曰國初詩人如潘閬魏野規規晚唐格調楊劉則又專為崑體蘇梅二子稍變以平澹豪傑而和之者尚寡至六一公巋然為大家學者宗焉然各極其天才筆力之所至非必鍛鍊勤苦而成也豫章稍後出會粹百家句律之

長究極歷代體製之變蒐討古書穿穴異聞作爲古律自成一家雖隻字半句不輕出遂爲本朝詩家宗祖按此論不特深切豫章抑且深切宋賢三昧不然而山谷自爲江西派之祖何得謂宋人皆祖之且宋詩之大家無過東坡而轉祧蘇祖黃者正以蘇之大處不當以南北宋風會論之舍元祐諸賢外宋人蓋莫能望其肩背其何從而祖之乎吕居仁作江西宗派圖其時若陳後山徐師川韓子蒼輩未必皆以爲銓定之公也而山谷之高之大亦豈僅與獻原一刻爭勝毫釐蓋繼往開來源遠流長所自任者非一時一地事矣論者不察而于

宋詩鈔品之曰宋詩宋祖昆始必將全宋之詩境與後村立言之旨一一研勘也觀其所鈔則又不然專以平直豪放者爲宋詩則山谷又何以爲之宗祖㽔所鈔全集與其品山谷之言初無照應非知言之選也

宋人精詣全在刻抉入裏而皆從各自讀書學古中來所以不蹈襲唐人也然此外亦更無留與後人再刻抉者以故元人祗剩得一段丰致而已明人則直從格調爲之然而元人之丰致非復唐人之丰致也明人之格調依然唐人之格調也孰是孰非自有能辨之者又不消痛貶何李始見眞際矣

漁洋先生所講神韻則合丰致格調爲一而渾化之此道至于先生謂之集大成可也

漁洋先生則超明人而入唐者也竹垞先生則由元人而入宋而入唐者也然則二先生之路今當奚從曰吾敢議其甲乙耶然而由竹垞之路爲穩實耳

吳孟舉之鈔宋詩若用其本領以鈔邵堯夫陳白沙莊定山諸公之詩或可成一片段耳

山谷詩譬如榕樹自根生出千枝萬幹又自枝幹上倒生出根來若𣾰器之之論只言其神味耳

不貪夜識金銀氣手自與金銀是眞事故不礙然阮亭

何以手自與金銀爲病至后山云莫辭行樂費金銀則不可矣

后山贈魯直云陳詩傳筆意願立弟子行又云人言我語勝黃語扶豎夜燎齊朝光此其所以敘入紫微宗派之圖也任天社云讀后山詩似參曹洞禪不犯正位切忌死語非冥搜旁引莫窺其用意深處因爲作注而教器之亦謂后山如九臯獨唳深林孤芳冲寂自研不求賞識昔漁洋先生嘗疑天社之語未盡然而謂后山終落鈍根視蘇黃遠矣按詩林廣記云后山老詩近于枯淡愚觀宋詩之枯淡者惟梅聖俞可以當之若后山則

益無可回味處豈得以枯淡爲辭耶若黄詩之深之大

又豈后山所可比肩者蓋元祐諸賢皆才氣横溢而一

時獨有此一種見者遂以爲高不可攀耳

后山極意仿杜固不得杜之精華然與吞剝者終屬有

間即以中間有生用杜句者亦不似元遺山之矯變亦

不似李空同之整齊蓋此等處尚有朴拙之氣存焉求

之杜詩如吾宗老孫于一篇是其巔頂已

后山所作温公挽詞三首眞有杜意而吳不鈔

唐詩妙境在虚處宋詩妙境在實處初唐之高者如陳

射洪張曲江皆開啟盛唐者也中晚之高者如韋蘇州

柳柳州韓文公白香山杜樊川皆接武盛唐變化盛唐者也是有唐之作者總歸盛唐而盛唐諸公全在境象超詣所以司空表聖二十四品及嚴儀卿以禪喻詩之說誠爲後人讀唐詩之準的若夫宋詩則遲更二三百年天地之精英風月之態度山川之氣象物類之神致俱已爲唐賢占盡即有能者不過次第翻新無中生有而其精詣則固別有在者宋人之學全在研理日精觀書日富因而論事日密如熙寧元祐一切用人行政往往有史傳所不及載而于諸公贈答議論之章畧見其概至如茶馬鹽法河渠市貨一一皆可推析南渡而後

如武林之遺事汴土之舊聞故老名臣之言行學術師承之緒論淵源莫不借詩以資考據而其言之是非得失與其聲之貞淫正變亦從可互按焉今論者不察而或以鋪寫實境者爲唐詩吟咏性靈掉弄虛機者爲宋詩所以吳孟舉之宋詩鈔舍其知人論世闡幽表微之處畧不加省而惟是早起晚坐風花雪月懷人對景之作陳陳相因如是以爲讀宋賢之詩宋賢之精神其有存焉者乎

徐俯師川詩亦清逸在龜父無逸之上

韓子蒼詩平勻中自有神味目之曰江西派宜其不樂

游赤壁七律直到杜蘇分際

李商老彭之詩後邨謂其拘狹少變化良然

晁具茨詩高逸漁洋極賞之然邊幅究不能濶大至送一上人還滁一詩則无咎不能爲也漁洋所心賞當在此而吳鈔乃獨不取之盖以爲涉禪耳

劉後村謂具茨詩惟放翁可以繼之然具茨五言詩殊非陸務觀所能髣髴

邢惇夫居實才氣橫逸其明妃引乃十四歲作而奄有元祐諸公之氣勢東坡山谷皆深惜之此宋時之李長吉也

小斜川詩自注吳開府游隆中爲諸葛孔明賦詩有翻
覆看俱好之句爲世稱誦此句可抵一篇孔明傳論而
簡質婉妙蘇詩哭刁景純有反覆看愈好之句又留別叔通元弼坦夫一首內亦有之
米詩亦入宋詩鈔其實米固有英靈氣而自別一路人
其精力不專聚於詩也其平生精力大抵全在書畫所
與往還則薛道祖劉巨濟也
春光吳地減山色上林深此江公望民表題艮岳句劉
後村䟦云比之鄧肅花石綱詩彼刻露而此含蓄矣然
栟櫚集中花石詩氣格亦自遠大不減少陵
葉石林詩深厚清雋不失元祐諸賢矩矱證以避暑錄

話平生出處脩然集中點次景物亦如之然方虛谷瀛奎律髓有黨蔡尊舒陰抑蘇黃之論甚矣知人論世之不易也

王明清記李邯鄲孫亨仲言家有梅聖俞詩善本世所傳多爲歐陽公去其尤者忌能名之壓已也明清辨其非實梅之能名本不足以壓歐陽而邯鄲此說以小人誣君子其謬妄固不必言然亦實因都官全集警策處差少所以致來誣者之口若蘇詩則人雖欲爲此誣言其可得乎

漁洋先生舉扁舟洞庭去落日松江宿謂愚山驚爲蘇

州文房之作聞是聖俞乃爽然自失然予謂梅詩若以一句兩句高出衆流尚不止此如淮南木葉驚淮上使君行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南國易悲秋西風起高樹兩脚收不盡斜陽半古城之類何嘗非廣德以前人語但通篇氣到力到者不可多得此其所以不及歐蘇諸大家耳鄙意正非薄視梅詩須知甫變崑體其力量已不可當初不必求全責備也

壟莊漫錄稱唐子西詩多新意不沿襲前人語當時有小東坡之目同生眉山同貶惠州然格力雖新而肌理粗疎遜于蘇黃遠矣吳鈔乃謂後出固勝亦矯枉過正之言也

養生主齊物論並子酉在惠所作酒名其詩有滿引一杯齊物論之句然漸而帶傖氣矣此較東坡詩尋醫酒人務更當何如

汪彥章藻已有漫興絕句此誤故不始於楊廉夫也

汪浮溪詩深厚麗密非南渡諸人可及

詩人玉屑云陸放翁詩本於茶山茶山本于韓子蒼三家句律大概相同至放翁則加豪矣然茶山詩較放翁渾成自然固不可及

拗律如杜公城尖逕仄一種歷落蒼茫然亦自有天然鬬筍處非如七古專以三平為正調也曾文清幾遊張公洞一首第二句及四六八句皆以三平煞尾此昔所

未見也得毋執而不知變耶
王履道安中宣和七年睿謨殿應制百韻詩鋪敘而已未見作家之致且有音節不諧處其題老杜畫像一首云聲名乾坤破生事歲月促二句頗有杜意
孫仲益五歲屬對爲東坡所賞其詩思筆亦自清峻但多生剝前人字句則亦不能開拓無前也
孫仲益詩云解啼孤月如雞口堪笑窮郊作許悲此雖一時漫與之言然亦見孟詩之若太過也
苕溪漁隱所舉其尊人汝明舜陟號三山老人泛欲溪五首謂句法深得老杜意味然中間如舟疑天上坐則亦孫仲

益鳩鑒集之類也豈後人則不可而前人輒可乎但其氣味究竟與何李不同所以後人不復識之

簡齋葆眞宮避暑詩一時推爲擅場人皆傳寫然淸池不受暑夜半嘯烟艇起結亦本杜句也中間固自脫然

簡齋自言曰詩至老杜極矣蘇黃復振之而正統不墜東坡賦才大故解縱繩墨之外而用之不窮山谷措意深故游咏玩味之餘而索之益遠要必識蘇黃之所不爲然後可以涉老杜之涯涘

簡齋以墨梅詩擢置館閣然唯意足不求顏色似前身相馬九方臯句有生韵餘亦不盡佳也京洛緇塵尙有

神致陳元則傖氣矣

平生老赤腳每見生怒嗔張子霜後鷹眉骨非凡曹覺來迹便掃韓公直躡人顧用憂懷抱乾雲進酒杯片雲無思極我知丈人真清池不受暑惜無陶謝手日動春浮木以上諸句簡齋集中似此類者尚多不可一一枚述大約彷彿后山之學杜而氣韵又不逮蓋同一未得杜神而后山尚有朴氣簡齋則不免有傖氣矣若以此爲杜嗣則不若直舉李空同之堂堂旗鼓明目張膽上接指麾何必瞞人哉

後村舉簡齋登臨吳蜀横分地徙倚湖山欲暮時此其

岳陽樓句也又樓頭客子杪秋後日落君山元氣中二語亦不愧學杜

胡邦衡謫新州王盧溪獨作詩送行盧溪以此得名其詩亦多剽襲杜句想爾時諸賢所得如此尚不及後來李何輩之雄力耶

王荆公題惠崇畫屏用道人三昧力之語初以爲只慕寫其畫筆之精耳及見王盧溪題崇畫詩自注云往年見趙德之說惠崇嘗自言我畫中年後有悟入處豈非慧力中所得之圓熟故耶今觀此短軸定非少年時筆也此可取以證荆公之詩雖贊畫之語亦有所據而云

也

朱新仲翌此時老子與不淺旦日將軍幸早臨何以報之青玉案我姑酌彼黃金罍固是成語然黃金尙露黑痕若其題顏魯公畫像云千五百年如烈日二十四州惟一人朝衣覩坎趙前死羽服行山卽此身則自出手眼實爲奇特

曹松隱勛乾道聖德頌自謂擬元和之作然平平無佳處

知稼翁黃公度悲秋詩最有名然只是形不是神耳其題嵩臺詩云四山如畫古端州州在西江欲盡頭一語

切擘麼確不可易

王瞻叔之望中興頌一詩亦非高作而其論頗有理至云次山之文可也簡亦平允之論也次山詩亦然

劉屏山汴京紀事諸作精妙非常此與鄧栟櫚花石綱詩皆有關一代事迹非僅嘲評花月之作也宋人七絶自以此種爲精詣阮亭先生所舉四十首盡僭作印證欲學者超入唐人耳

梁谿集詩亦平雅其遊張公洞五古長篇雖不及香山尚較皮陸有實際竹垞云尤延之范致能爲楊廷秀所服膺而不入其流派

朱子齋居感興二十首于陳伯玉探其菁華剪其枝葉

更無論阮嗣宗矣作詩必從正道立定根基方可印證
千條萬派耳
袁機仲通鑑紀事本末嶶國文公讀之有詩云要將報
答陛下聖矯首北闕還潸然屬辭比事有深意懇懇護
短驚群仙讀此足見機仲此書意識遠矣
朱子山北紀行十二章并注觀之可抵一篇遊廬山記
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朱子次陸子靜韻
詩也朱子詩自以此種爲正脉蓋從道中流露也而吳
妙轉不之及
園翁公自謂人以老杜相期惟蘆皴德謂不合學東坡

殆非知詩者矣吳釗亦謂其由白傳而溯浣花今看其詩未能免於傖俚已入楊誠齋法門矣惟高宗挽詞差佳吳所不取

少室山房詩藪及方萬里跋並云尤楊范陸或又稱蕭楊范陸爲南宋四大家（見漁洋香祖筆記）誠齋荅堯章詩又云尤蕭范陸四詩翁（竹垞獨以此爲四家云尤公之作流傳者寡蕭特僅見其數首後之論者遂易之曰尤楊范陸）

白石學詩于千巖同時有黃巖老亦號白石亦學於千巖時稱雙白石云千巖學於曾幾吉甫

阮亭云范石湖之視陸放翁何啻霄壤蓋平熟之中未

能免俗也

石湖於桑麻洲渚一一有情而其神不遠其佳處則白石所稱溫潤二字盡之

巫山圖一篇辨後世媟語之誣而語不工且云玉色頳顏元不嫁此更傖父面目矣其後入蜀又作巫山高一篇亦不佳

石湖善作風景語于竹枝頗宜

范陸皆趨熟而范尤平衍故間以零雜景事綴之然究未爲高格也

竹垞云正者極於杜奇者極於韓此躋夫三峯者也宋

之作若不過學唐人而變之耳非能出唐人之上若
楊廷秀鄭德源之流鄙俚以爲文誕矣嬉褻以爲倘斯
爲不善變矣又曰今之言詩者每厭棄唐音轉入宋人
之流派高者師法蘇黃下乃效及楊廷秀之體叫囂以
爲奇俚鄙以爲正譬之於樂其變而不成方者與又曰
自明萬歷以來公安袁無學兄弟矯嘉靖七子之弊意
主香山眉山降而楊陸其辭與志未有大害也景陵鍾
氏譚氏從而甚之阮亭亦有楊范佻巧取媚之論
秦檜賣奸誤國當時目爲金人姦細而楊誠齋以椽中
擬之獨不畏下筆之不倫耶篇末用杜語亦帶傖父氣

誠齋過楚州淮陰侯廟一詩杜史謂壁間無繼者此篇
屬辭比事可謂極工然亦不過祇到元人分際
誠齋謫罪已詔詩極佳此元從眞際發露也若但取其
嬉肆之作則失之矣
誠齋之詩巧處即其俚處
讀唐人及半山詩云半山便遣能參透猶有唐人是一
關此與嚴滄浪論半山之語相合豈滄浪用此耶然誠
齋之參透半山殊似隔壁聽耳又不知所謂唐人一關
在何處也
寫景事有筆酣時此則楊范陸三家之所同也

誠齋之詩上規白傅正自大遠下視子畏却可平衡吳孟舉之鈔宋詩於大蘇則欲汰其富縟於半山則病其議論而以楊誠齋爲太白以陳后山簡齋爲少陵以林君復之屬爲韋柳後來頹波日甚至如祝枝山唐白虎之放肆陳白沙莊定山之流易以及袁公安鍾伯敬之佻薄皆此一家之言浸淫灌注而莫可復返所謂率天下而禍仁義者吳獨何心乃習焉不察哉

誠齋之竹枝較石湖更俚矣

誠齋寄題僊耳東坡故居詩云古來賢聖皆如此身後功名屬阿誰此套用蘇詩古來重九皆如此別後西湖

付與誰也可謂點金成鐵

誠齋屢用轆轤進退格實是可厭至云尤蕭范陸四詩翁此後誰當第一功新拜南湖爲上將更牽白石作先鋒吽囂傖俚之聲令人掩耳不欲聞

石湖誠齋皆非高格獨以同時筆壘皆極酣恣故遂得抗顏與放翁並稱而誠齋較之石湖更有敢作敢爲之色頤指氣使似乎無不如意所以其名尤重其實石湖雖只平淺尚有近雅之處不過體不高神不遠耳若誠齋以輕儇佻巧之音作劍拔弩張之態閱至十首以外輒令人猒不欲觀此眞詩家之魔障而吳鈔鈔之獨多

自有肺腸俾民卒狂孟子所謂放淫息邪少陵所謂別裁僞體其指斯乎

吳竹洲送錢虞仲兄弟云窮愁懶漫吾猶故文采雍容子甚都句下自注云借用然車騎雍容子甚都用相如事已見蘇詩不知何以注云借用也

宋人七律精微無過王半山至于東坡則更作得出耳阮亭嘗言東坡七律不可學此專以盛唐格律言之其實非通論也

樓大防之詩窘於考證蓋其夙學如此至於氣格則終自限給未能自樹一幟

後村稱王義豐詩高處逼陵陽茶山今觀其詩清切有味遠出誠齋石湖之上而世不甚稱之即以近體中始蘇龍塘云浮玉北堂三萬頃扁舟西子二千年此豈南渡諸公所能仰其他如山在斷霞明處碧水從白鳥去邊流倚松茅屋斜開逕近水人家半賣魚亦皆佳句

竹垞嘗摘劍南七律語作比體者至三四十聯然亦不僅七律爲然放翁每遇摹寫正面常用此以舒其筆勢五古尤多蓋才力到正面最難出神彩耳讀此方知蘇之大也

放翁謁昭烈惠陵及諸葛祠詩論高常近迂才大本難

用竟是全用蘇句但有顛倒以下句作上句耳

七古末句放平初無一定之式只看上而下來如何耳

又着通體如何

放翁荆州歌七古儼然竹枝

放翁詩我得茶山一轉語文章切忌參死句二語自道其得力處也

放翁五言古詩平揖石湖下啟遺山

直用杜句陸每有之然與遺山之超脫不同

楊范陸極酣肆處正是從平熟中出耳天固不欲使南渡復爲東都也

雖以陸公有杜之心事有蘇之才分而驅使得來亦不離平熟之逕氣運使然豪傑亦無如何耳

放翁詩善用痕字如窓痕月過西水面痕生驗雨來之類皆精鍊所不能到也

放翁稽山行五言一首意擬吳趨燕歌之製也何以共烹煮句法猶近

放翁以寶章閣待制修實錄訖即致仕優游鏡湖耶谿間久領林泉之樂筆墨之清曠與心地之淡遠夷然相得於無言之表固有在葉石林之上者無論他人之未忘世諮者也

自后山簡齋杭懷師杜所以未造其域者氣力不均耳降至范石湖楊誠齋而平熟之逕同輩一律操牛耳者則放翁也平熟則氣力易均故萬篇酣肆迴非后山簡齋可望而又平生心力全注國是不覺暗以杜公之心爲心于是乎言中有物又迥出誠齋石湖上矣然在放翁則自作放翁之詩初非希杜作前身者此豈後之空同滄溟輩但取杜貌者所可同日而語

止齋贊讀嘉邸於孝光間過宮之事最致懃摯癸丑冬一詩可覘其志矣此極有關係詩而吳不鈔

陳止齋詩吳鈔稱其得少陵一體然氣力單弱尚在后

山僩齋之下

王晦叔炎雙溪集詩力庸格弱

梅磵詩話稱雪巢林憲景思詩尤楊二公皆許之近世三衢鄭景龍編宋百家詩續選摘出羣花飛盡楊花飛楊花飛盡無可飛等句謂其超出詩人準繩之外云云此句殆所謂下劣詩魔者不知選者何以稱之也

陳唐卿造官務命書諸作自白樂天秦中吟出亦風人之旨足以感人善俗者也

唐卿亦有打諢處然傖俚矣打諢最要精雅

水心永嘉橘枝詞三首記永嘉士風而以永橘起義其

第一首則專詠橋也

薛士龍七言以南渡俚弱之質而效盧玉川縱橫排宕之體豈復更有風雅而吳紗乃稱之

西山眞文忠公帥潭州日會長沙十二縣宰之作可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

姜白石除夜自石湖歸苕溪十絶句極爲誠齋所賞然白石詩風致勝誠齋遠矣誠齋顧以張功父比之耶

周方泉氣味頗自不俗當在姜堯章伯仲間

高菊磵翥詩亦有風致不減白石方泉當時書坊陳起刻江湖小集自是南渡詩人一段結構正何必定求如

東都大篇反致力不逮耶

陳起絕句如秋懷夜過西湖之類皆工

四靈皆晚唐體大率不出姚合賈島之緒餘阮亭謂如襪材窘于方幅者也吳鈔乃謂唐詩由此復行

徐璣之言曰昔人以浮聲切響單字隻句計巧拙蓋風騷之至精也近世乃連篇累牘汗漫而無禁豈能名家哉趙師秀亦云一篇幸止有四十字更增一字吾末如之何矣右皆深悉甘苦之語然亦惜其知專一而不知變化故能事止于琢句也師秀所謂但喫梅花數斗使胸次玲瓏者全在工於鍊句處耳

戴石屏自紵歌託寄淸高與樂府白紵詞之旨不同

石屏有論詩十絶其論宋詩曰本朝詩出于經此人所未識而復古獨心知之又謂胸中無千百卷書如商賈乏貲本不能致奇貨此皆務本之言而其詩純任自然則阮亭所謂直率者也

自唐之司空表聖宋之嚴滄浪皆精於評語爲譚藝家所推而所自作皆未能與所評相稱若嚴滄浪五言數篇稍與所談微中閨怨懊儂諸小詩亦不減唐賢風味但惜不多見耳

朱繼芳靜佳乙稿俞桂漁溪稿皆有秀韵杜旃癖齋集

長句亦有風格

戴昺石屏之從孫也其答妄論宋唐詩體云性情元自無今古格調何須辨宋唐語意自是而直率淺快者未必不因乎此

後村薦人少翁招魂歌諸篇得長吉韻致

阮亭嘗謂後村詩專用宋事畢竟欠雅蓋直作故事入聯中非如讀崇寧長篇題繫年錄諸作詠感時事之謂也

文信國亂離六歌迫切悲哀又甚於杜陵矣

黃希聲文雷昭君行一篇序中辨從來作者沿襲之誤

甚與本事相合按漢書郅支既誅呼韓邪單于且喜且
懼上書願朝竟寧元年單于入朝自言願壻漢氏以自
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此與贊語
中所述孝文娶以漢女增厚其賂云云情形迥乎不同
不得以和親事一概而論也

吳惟信中孚小詩極有意味不獨吳下老儒爲之下拜
而已

何潛齋夢桂深於易吳鈔謂其詩淳朴阮亭則與王義
山同評爲酸腐庸下者也

梁隆吉嘗以登大茅峯詩繫獄蓋宋末詩人一志士也

此種當與天地間集諸詩同作知人論世之概不必盡以格律律之

年獻之題淵明圖序云江州刺史王茂宏諸孫巳荷朝寄猶知有賦歸去來者於此時遣白衣擔酒遠餉邂逅一醉大是奇事集中九日詩僅兩首而王宏所餉巳酉九日十有餘年畧不見於詩此翁志節耿亮與秋俱高固不暇於歲歲皆詩此中有眞意欲辨巳忘言正當求之言句之外可也此論因獻之以自寓耳亦翻背生新宏易錄揣其九日詩序發前人所未發備指此耶

臯羽諸樂府慷慨飛動騷之裔也然帶巫覡氣故非盛

世之音

皋羽晞髮近稿一卷詩五十首皆近體即阮亭所謂才盡者後附天地間集十餘首阮亭所謂此太寥寥當是不完之書

南渡自四靈以下皆摹擬姚合賈島之流纖薄可厭而谷音中數十人乃慷慨頓挫轉有阮陳杜少陵之遺意此則激昂悲壯之氣節所勃發而成非從細膩涵泳而出者也

天台山人黃星甫嘗於粵中詩社試枕易詩推為第一考官李侍郎應所批詩題莫難於枕易蓋以其不涉風雲雨露江山花鳥此其所以為難也然後四句頗寓易

代之感此則文外寄託

元初之詩亦宋一二遺民開之况其詩半在入元後所作似乎入元亦是若另爲數卷以别於元人其庶幾可乎

林同魏孝子詩以陟屺望母不比狄梁公之望雲亦前人所未道

周草窗詩肌理頗粗

許彥周詩話云覺範題李愬畫像當與黔安並驅然其他篇亦有氣格近山谷處